

欧阳

前两天遇见从乡村过节回来的朋友,想到都会城市人去街空清冷安静的春节,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乡村的节日生活,于是聊起了节日感受,想了解一下热闹的新农村春节。没想到朋友表情木然、声无激情地回答说:没啥意思,和城里差不多。

“杀过年猪可以有吧?应该很有意思吧?”

结果对我的这一问题,回答是“哪有过年猪啊!”按朋友的说法,现在可能只有偏远地区的人家才喂养年猪。一来是养猪专业化,自家养不合算而且麻烦。二来是商品市场发达健全,海鲜、烧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食材都能够集中在集市上买到,比起传统上“一头猪主导节日”的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来,精致多样的餐桌更丰富有味儿。

“就是没什么年味儿。”朋友若有所思地说。

年味儿?该不会又是少年儿童时代的记忆吧?说起这种事儿,我是有些困惑的。

我不知道人们念叨,或者头脑里存有的年味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到底是基于怎么样的想象推理。

从前人们期待的节日大餐是年味儿?那种缺少少年轻年的日子遭遇过年猪的欢悦是年味儿?如果是,现在的丰富怎么着也不应该是年味儿缺失吧?难不成还要刻意主动隔离年腥多日?这样才能感觉到

年味儿?要说呢,现在都没什么人规划年货业务了,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不仅让人目不暇接,还让舌尖味觉迟钝,天天都在过节,怎么就“没有年味儿”了?断不会因为日子好了反而又想要忆苦思甜了吧?

另外一种年味儿的想象,会是穿新挂红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年味儿可能真就有些缺失了。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再去为行走的衣裳规划新年的服饰,平常的日子里,春秋冬夏不忘,街上、网络上,见着适合自己身架的东西立马就收罗回来披挂上身,到了年节,反而平静如水,基本不再认真对待了。

日子好了,年味儿没了,这种说法有点让人困惑。尤其是看到某些世俗大众认为学富五车,甚至是学富十车的大学问家忧虑的说辞,又让人增添了费解。面对人们关于年味儿淡了的心思,大师们掂量起春节的仪式感来。

我脑袋瓜比较迟钝,每每看到是否需要仪式的分析论述,难免就会想到诸如地坛庙会上的展演,只是觉得穿袍子祭天啥的,不应该冒充现代的“仪式”。

“爆竹声中一岁除”,这个作为有代表性的“仪式”,现在看也不大妥当,环保概念的深入人心,很多人都淡出了这样的行为方式,“新桃换旧符”也是如此,眼不见为净,好手街边的创作日益不兴旺,搞得做春联生意的行当都呈现出式微的样子。

客观说,我不太明白一些人为什么总是在旧的仓库里打转,曾经对年节的向往,很多背景因素都是贫穷生活所致,现如今我们再立基于那些基础去讨论仪式,或者说味道,显然不大对劲儿。

不管是年味儿,还是所谓的“仪式(感)”,或许还是应该有的吧。不过,我以为,真的没必要将年味儿、仪式什么的,简单放在外在形式的领域。

毋庸讳言,春节作为华人最重要的日子口,我们的确需得有某种特别的表征,这样的要求没什么毛病。

不过,以我的想法来说,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离开春节之味。

春节必须有的“一道菜”是什么?是团聚!是亲人相互间的问候和祝福,虽然现在媒体资讯发达了,可在那些宏大的祝愿之外,在迅捷的视讯连接之外,春节,这个特别的日子,人们需要的是围坐的欢颜,相拥的问候,和最原始的、不借助任何工具的面对面祝愿……人们不惜千里奔波为的就是这个目的。

事实上,春节的味道不是餐桌上的醇香,不是包裹身型的色彩斑斓,也不是热闹纷呈的村社表演,更不是驱鬼辟邪的庙堂布道,而是时间节点,是自然轮回的年度心愿,人们和亲人一道回首过去,和家人一起面向未来。这种无形的,深深刻写在存储介质中的信息才是根本的仪式化符号,才是真正的春节之味。

陋室观复

怀念禹

陈辉

到了宁强,到了高寨子
看到了这里的文化底蕴
忍不住怀念禹

不仅仅是怀念君主
我更多的是记着小时候读过的神话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我就在心中一直画您
画您面对春风夏雨
秋黄和冬雪,手执波涛与泽国抗争
那是多么高大又伟岸的身影
从远古一日一日走近我
教我读懂抱负和担当
教我懂得大胸怀的生命意义

于是我的西北梦脱甦梦不再是梦
我相信,总有晴天的太阳
照亮着一条长河的波光
照亮,本该属于这里的富庶与安康

喧嚣过后,邂逅中华诗词的美

——专家谈古典诗词

本报记者 周倩

春节期间,“会背几首诗?”成为走亲访友时展示孩子才艺的必备话题。一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歌谣,唤醒了疲惫不堪的人对生活新的希望。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学习诗歌,读诗、背诗,甚至自己作诗。网络上也偶有某人因某一首诗迅速走红;朋友圈里更是刷屏引用古诗传情达意;《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综艺清流”的热播播了热爱古诗词的人展示自己的平台。

那么,喧嚣过后,我们该如何对从古诗的膜拜与效仿中,找寻古诗词之美?不妨听听几位专家的声音。

如今,背诵古诗成为早教内容之一,有的家长认为这种死记硬背完全是一种攀比心理;有人认为这恰是对孩子早期诗歌启蒙的培养。您认为呢?

彭敏
作家,中国成语大会冠军,中国诗词大会亚军
在理解之前先记忆,是儿童文化教育、审美教育的法宝。那些铿锵的声韵节奏和汉语特有的质感,会潜移默化地进入孩子精神世界的纵深处,成为孩子学习和认知世界的一个强大的精神背景。很多人知识都需要靠记忆来摄取,让孩子背诵诗词,正好可以让他们提前熟悉这一人类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李斌
诗人,《星星》诗刊第四编室主任,《四川诗歌》副主编
审美能力的培养是循序渐进的,死记硬背是基础,随着量的积累,审美能力的提高,生活经验的增加,所有背下的诗句都会在恰当的时间发出光芒。对于孩子来说,死记硬背的量要把握好,不能引起孩子的反感。

刘尊
著名词曲作家,唐诗三百首新歌创作,北京电视台音乐节目主持人
我不赞成任务式地要求孩子学习唐诗宋词。死记硬背诗词,对孩子的成长和知识的初始获取和记忆的开发,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要寻求引导孩子读唐诗、背唐诗的同时,用通俗、浅显、趣味性的语言,让孩子能够理解诗歌所表达的内容或故事,这样就会使孩子自然地把自己背诵的语句和内容、故事联

系到一起,在思维中产生画面感和联想。当然,让孩子去理解,可能不易。如果在孩子背诵唐诗的时候,还能够讲出这个唐诗的故事,无疑能让孩子对古诗词产生兴趣。

幼儿能背上百首古诗有用吗?听听中国成语大会冠军、中国诗词大会亚军彭敏怎么说……
如何更好地欣赏古诗?看看诗报刊主编、诗歌评论家、鲁迅文学院讲师怎么谈……

还可以唱着背诗吗?问问词曲作家……
本期,您将在工人日报文学家圈里感受来自中国古诗词的真情与美。

——编者的话

中国诗词美在哪里?

谢长虹

中华诗词学会理事

诗词之美,在于寄托情怀。为国人而爱国,故有“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之豪迈。对社会不平而有,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痛斥。见朝代更迭而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达观。

诗词之美,在于涵养精神。一如唐人司空图《诗品》中所言:如不可执,如不可闻。无论“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之静谧,“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之孤寂,还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之草长莺飞,“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之烟花三月,都给我们的平淡生活带来了远方的诗意。

戴潍娜

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古典文明里,流行诗吟唱酬、林苑修葺、社田雅集、书画品题等活动,诗歌甚至作为一种日常交际而存在,形成一种时代风尚。古典碎片唤醒了民族的整体记忆,最重要的东西需要在每一代人那里不断重复。

弘扬传统文化,您认为还有什么好的方式让诗词走下高雅的殿堂,飞入寻常百姓家?

李斌

诗歌是高雅的,但没圈养在殿堂,它就在大地



山乡的铜匠

李兰弟

在中条山的一个山坳里,坐落着几十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在一层层大山的拥抱着,寂静着,安详着。这个名叫“峪口”的村子,是我幼年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家里只有已是70多岁的伯父。伯父是小山村的铜匠,人们都叫他老铜匠。17岁时跟随爷爷学做铜器手艺,现已50载。其造型美观和精湛的手工艺让他家喻户晓,小有名气,请他打制铜器的客户络绎不绝。人们叫他老铜匠。

老铜匠在山乡里用铜板或黄铜板制造各种器件(如铜壶、铜锅、铜管及各种配件)和修理各种铜器。老铜匠巧手用锤子之类工具敲打出诸如铜壶、铜锣、铜茶盘、铜锁之类的器皿来。老铜匠为山乡人打制的铜器有铜茶壶、铜茶罐、铜吹壶等茶器。铜耳锅、铜炒

锅、铜饭勺、铜盆、铜炉等餐具。铜酒杯等酒具;铜喇叭、铜笛、锣、钹、马锣子、钗、马铃等响(乐)器。水烟袋、旱烟袋、大小烟袋等烟具。铜剑、木箱柜配件、铜锁等小物件也不在话下。

铜匠是一个技术活,虽然不需要什么技术职称,但农村的木匠、铁匠、石匠、泥瓦匠等,长期在农村活动,谁的技术好,谁的技术粗糙,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的人都会知道,声誉就是金钱。一般而言,木匠、泥瓦匠所用工具简单,材料常常由东家提供,大都游走于乡间巷陌,随遇而安。而铜匠却不能,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需要一个铺面开在比较大的地方。

老铜匠的铺子里有几只长抽屉,里面放有工具和辅助用品,箱体上面纵架着一根木柄长锤,一般的小件锤制就在上面进行,类似于钳工操作台。后面的担子是只风箱,是专供生炉子着火用的。铜匠

的操作坐在一张矮皮匠凳上进行,他们或一手接风箱,化铜铸模;或用铁钳夹出小炉中烧红的铜棒在铁砧上锻打;或用在炉中烧红的烙铁焊接铜器上的缝口;或用长锤将坯料加工成形;或用天平锤打孔钻花。随着他们手下的锉、刮、乱、钻、磨等一系列工艺的进行,一件件精美的铜器和小件被加工出来。

“无论打制什么铜器,一般要经过四道大工序,首先化铜制坯,其次打制半成品,然后画样造型,最后起窝成型,细锉车磨。最讲究心到、眼到、手到、力到,把握好火候。”伯父自豪地对我说。同时,学铜匠最难学的是打制响器,这也是家门铜匠世家的拿手绝活。打制响器必须用响铜,响器完全以传统手工艺敲打加工制作而成,做工考究,工艺复杂。

小时候,最让人难忘的是铜匠铺里传出的叮叮当当的击打声。无论在村子里哪个角落,都会听见从铜匠铺里传出的声音。在这样一个安卧在山坳里

上的每一个地方,你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握住,就看你伸不伸手,或者说你有没有伸手的心境。

刘尊

我用了逾三年时间为300首唐诗创作了曲谱,用孩子们喜欢音乐、唱歌的天性,和古诗词有机的结合起来,让他们对唐诗的学习更加有趣性,用音乐读唐诗,唱会一首歌,学会一首诗。

戴潍娜

读书人面对世界的姿态,并非“凝固在书房里”,诗歌不光是圣殿里的祭品,也是我们的日用品。任何人,不管他是知识分子、是艺术家、是农民还是船员,都可以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来写诗。“不像诗歌”,这可能包含了我们对诗歌长期的偏见,好像月亮花朵就是诗,煎饼大蒜就不是诗。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唯美洁癖。事实上,任何内容都可以入诗,任何人都可以读诗,写诗无论是古诗,还是新诗,都是这个民族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发声器官。平日里寻常的经验和情感,被诗歌认领之后,像一块璞玉呈现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美。

面对社会上对诗歌的膜拜和猎奇心理,您认为该如何表达对诗歌真正的热爱?

彭敏

让诗歌介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才是对诗歌真正的热爱。言谈中有诗,提笔作文、写文案时有诗,聚会欢宴时玩诗词游戏,诗歌才算真正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必把爱诗这件事拔得太高,爱诗,和爱打台球、爱看美剧、爱游泳健身一样,都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够大大提高我们精神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如此而已。

木汀

毫无疑问,中国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史的熠熠星空,是中华民族文史的一部分。不仅仰望,更该敬畏。诗歌的热、冷、起伏,包括诗歌的种种“裂变”,都是现实生活审美所致。中国古典诗词充分体现了中国语言和文字的才、胆、识、力。

刘笑伟

正是一代代中国人,传承着诗三百、楚辞和唐诗宋词元曲的传统,吟诵着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的名句,并且体味着诗词中所蕴含的山水之美、家国情怀和人生哲思……进入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离不开深沉持久的文化自信。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多东西值得发现和继承。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离不开人的艺术修养。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我们有理由继承好、发扬好,让其在提升国民素质和修养中发挥更大作用。

漫画 赵春青



的小山村,一只鸟儿飞过,都可以听见翅膀扇动风的声音,更何况铁锤击打铜块的声响呢?那是村里最具质感的声音,最为悦耳的音乐。

铜匠的锤打声那是艺术化了的声音,是手指与金属的弹拨,却显得过于轻巧,过于精致了。完全没有这种重金属的底蕴,这种金属与金属撞击发出的凝重的声音。只有这样凝重的金属声音响在心里,村里那些行走的脚步才会踏实有力,村子里的日日夜夜,才会那样节奏明快、黑白分明。

山乡的老铜匠与山乡的记忆同在。



公交车上来一群赶集的老人

赵盛基

初九,逢集。
公交车在大集站停稳,十几个老头老太太有说有笑地各自搬着装满蔬菜的拉杆车依次上车。看来,他们赶集满载而归,收获不小。

因我常坐这路公交车,经常碰见这些赶集的长者,从而知道他们是前面社区的居民,都是持有老

年卡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待遇的老年人。他们总是结伴赶集,五天一集,一集不落。

见一群老年人上来,乘客们纷纷让座。一个姑娘站起来,将座位让给了一位瘦削的老汉。老汉坐下了,须臾他又站了起来,招呼另一个胖胖的老汉:“老锅头,来,你来坐。”胖老汉推辞:“咱哥儿俩谁坐不一样啊!”瘦老汉一本正经地说:“诶!我比你年轻,当然应该你来坐。”胖老汉则嘻嘻哈哈地说:“我72,你71,年轻个啥!老实坐你的吧。”

瘦老汉一把拽过胖老汉:“年轻1岁也是年轻。你胖得像个佛似的,站着占地方。”说完,一下子将胖老汉摁在了座位上。

二人像是在说相声,让人忍俊不禁,也让我感受到丝丝暖意。

我是个准老年人,说实话,我对在高峰时段成群结队用拉杆车挤占公交资源的做法是有些微词的。但是,这回听着这两位老人的“相声”,我还是挺感动的。我立即从后面的座位上起来,招呼瘦老

汉:“老哥哥,这里有座。”

老人都坐下了,司机喊道:“都坐稳了哦,开车了。”汽车起步,向下一站驶去。两站后,老人们下车了,一同下车的乘客主动帮他们把满载的拉杆车拿到了车下。

人生犹如车站,汽车一站站停靠,有的人下车,有的人上车,有的人继续前行。上上下下,任何人都离不开谦让、帮扶和关爱,尤其是对老年人。有时,仅仅付出一点爱,就能温暖一个人、一车人,甚至整个世界。